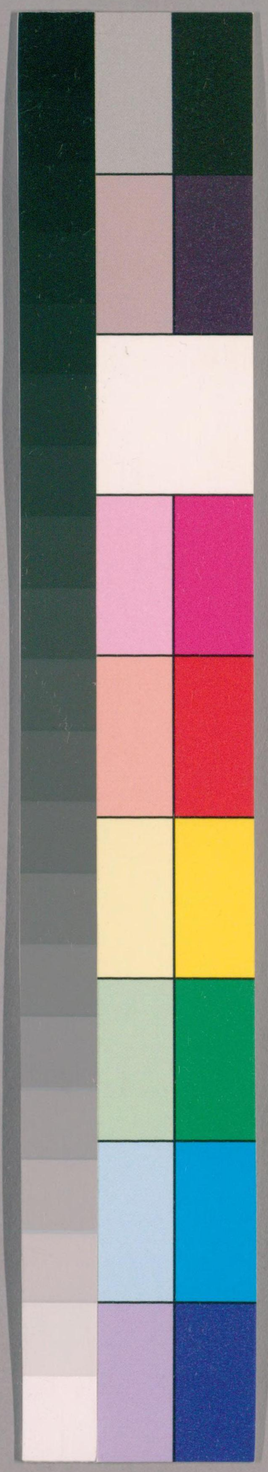
082.1
Sy996
W



4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082.1
Sy996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貴池劉世珩校刊

武進劉逢祿學

麻冕　純

儀禮義疏　士冠禮或疑元冠以布爲之夫既祥縞冠素紕禫而纖皆絲也元冠不以布可知矣記云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布冠止此耳麻冕特以麻爲板之表裏其冒于首則繒也

周官義疏　媒氏　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純衣緇帶敝氏繼公曰純衣絲衣而緇色者也周官云純帛論語云今也純此其徵矣是則絲之緇色者其名曰純不必改爲緇紂而後可通也

5527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禮器圖 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冠畢卽不復著所謂冠而敝之也惟庶人則終著之詩云臺笠緇撮是也

拜下

儀禮義疏士相見禮 臣之再拜稽首其別有三若階下再拜稽首訖而君辭之則若未成然復升再拜稽首以成之是謂成拜其禮最重次則降階未拜聞命卽升升乃再拜稽首又其次則不降階惟下席再拜稽首此賜爵禮輕故惟拜于席下而已

又公食大夫禮 已國之臣拜位在阼階下燕禮主人獻公二大夫媵爵于公皆是也若爲賓則拜于西階下燕禮大夫爲賓者是也聘禮私覿賓降拜于階東視階爲稍東別于已君也此亦然故注以爲少就主君也賓在西階東欲答拜時擯者卽辭之而賓拜自若故曰拜也公見其不聽擯之辭乃降一等以示親辭而擯者致辭曰寡君從子而降矣子雖將拜其興也容此兩辭之間而賓之再拜已訖非謂賓拜未再得辭卽興若然則下文賓升不得謂已拜矣

門朝位堂

禮記義疏曲禮 天子五門郭門謂之皋門皋門內謂之庫門庫門內謂之雉門雉門內謂之路門詩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明堂位言魯庫門天子皋

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其制如之耳書言王出在應門之內春秋書魯雉門災家語言衛有庫門諸書皆無言諸侯有皋應二門者鄭注諸宮門外曰皋門朝門曰應門誤矣至于三朝內朝在路門內所謂圖宗人嘉事之朝每日視朝退聽事于此周禮大僕宰夫所謂掌其復逆論語所謂過位升堂皆在此也治朝亦名正朝在路門外周禮所謂司士正治朝之位玉藻所謂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者皆此位也其左右則爲官府治事之所天子自此而出爲應門諸侯無應門卽雉門矣故曰魯雉門天子應門也雉門天子兩觀諸侯一觀魯亦兩觀僭也左宗廟右社稷之門亦在雉門以



內故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孔氏謂孔子出廟門往雉門穀梁傳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范甯謂祭門廟門闕門兩觀也自此又出爲庫門府庫皆在其門內魯桓僖災而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曰財可爲也以府庫與象魏相接也鄭謂廟門在庫門內亦似小誤至于外朝則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內而魯一門內外兩向故曰庫門天子皋門也詢萬民則在此周禮所謂朝士掌外朝之法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是也鄭謂外朝在雉門外或就諸侯言則可耳至門以向堂爲正東爲右西爲左故治朝之外以東爲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大僕大右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臣在路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王出入必以右也諸侯則西一門常掩謂之賓門惟客至啓君臣出入皆于東故曰臣統于君不敢自由也朱子說甚明陳用之饒雙峰之說皆誤

儀禮義疏聘禮　天子五門皐庫應雉路外朝在庫門之外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朝士建外朝之法是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也燕朝在路門之內其堂即路寢夏官大僕在燕朝之位是也外朝治朝皆無堂其治朝于外朝則爲內于燕朝則又爲外即此疏所謂正朝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庫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路寢也治朝在路門外亦正朝也凡視朝君臣皆立此圖事亦然

禮記義疏明堂位　方氏云自外入皐門庫門故庫門比皐門之制自內出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之制于理爲足陸佃以庫門爲中門使庫門果中則所謂自寢門至于庫門者不應至此遂止也蓋庫雉路三門凡爲諸侯者皆有之故衛有庫門見于家語特魯之庫雉制如天子之皐應爲不同也諸侯有三門則天子有五門以服物制度差數推之禮應如是劉氏敞明天子亦三門何以別于諸侯乎且作雒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庫門臺臺門即雉門是天子有庫雉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儀禮義疏 燕禮 此經所言諸侯燕朝之位也天子之門五皐庫雉應路其朝三在庫門之外者爲外朝朝士掌焉其位則小司寇職及朝士職所云者是也治朝則在路門之外司士掌焉其位則司士職所云者是也其在路門之內者則燕朝也大僕掌焉其位大僕職無文故疏謂不見燕朝也射人職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位與司士朝儀之位略同燕朝有堂治朝則無堂不可以行射禮位雖射人掌之不可即以爲射朝之位則亦不可以爲燕朝之位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庫門之內爲外朝路門之外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燕朝之位文具此篇則天子之燕朝亦可放是以推之矣若治朝之位則無文聘禮君與卿圖事注云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蓋以燕朝推之而知治朝亦當然耳然燕朝所謂君南鄉者乃在阼階下之東南若治朝無堂則但出路門左南鄉而立與燕朝異也

周官義疏 太僕 玉藻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而聽政則燕朝亦日日之常朝也蓋治朝無坐法內朝有時而坐故云燕耳論語攝齊升堂及凡侍食侍飲皆在燕朝也注此耳其實燕禮射禮皆于路寢行之非必圖宗人嘉事而後有燕朝也

儀禮義疏 檀弓下 朝雖大夫無坐理周官三朝之儀可攷而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也惟三公有坐論之理故商陽言之鄭氏第以爲燕孔氏又以孔子升堂爲坐亦曲說孔疏曰路門外正朝大路寢則大夫坐于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升堂則坐矣大夫以下皆立燕朝在于又玉藻視朝于路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周禮太僕所謂掌君命之出入諸臣之復逆全在于此臣有所奏告太僕引而入君有所命使太僕傳而出獻可替否反覆商確恆歷數時故臣曰夙夜在公必大夫皆退而後君適小寢釋服也

擯

儀禮義疏　小卿副于卿者春秋諸國可以見之孔子之大射儀　爲司寇亦小卿也故謂上擯爲聘使蓋惟小卿乃可攝

卿行事耳

周官義疏　小行人大宗伯惟將幣爲上擯則郊勞眡館宜使他小行人大宗伯惟將幣爲上擯則郊勞眡館宜使他官故小行人爲承而擯擯者三人則喬夫爲末擯見覲禮必擯者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矣

儀禮義疏　聘禮　擯者之數與其所立之位出入之儀鄭敖二說迥不相同鄭以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之禮說此似有據依然究未可卽以是爲諸侯賓其聘卿之禮敖則于本篇所行節次體會玩繹而出更以公食大夫禮比類觀之胥有合焉非苟爲異者其義勝于鄭氏多矣

鄭氏曰擯爲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

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有爲之先之辭周官言天子之擯者其于上公則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皆以朝者之爵爲差也此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已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于天子也此擯者雖有三人惟上擯專相禮事乃必立承紹擯者所以別于諸臣之禮也

揖所與立

禮記義疏　儀禮聘禮注云賓至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上擯至末擯亦三丈六尺賓乃傳聘君之命于上擯卽此傳命時也又此所傳之命乃尋常交際之命若因國有故而有言則聘禮記所謂若有言則東帛加書將命如享禮者又在卒聘後事也初時尚未遽及云

趨進



儀禮義疏　聘禮　擯者進爲公相禮或釋辭但在堂下而不升堂所謂卿擯由下也

執圭

禮記義疏　聘禮　天子之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若諸侯相朝聘則所執者琢玉其制視命圭而琢刻之故謂之琢圭琢圭八寸與命圭之七寸九寸如其命數者不同此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乃八寸之琢圭璋也鄭言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論語注執命圭小誤蓋命圭必不可以復人亦不可言已有也若六幣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與后者與聘君聘夫人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幣聘之圭璋則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達而不用幣也

又曲禮下 有藉無藉之說有三圭璋特束帛加璧一也屈繅垂繅二也以物覆襲三也圭璋特之說又有二朝聘天子以圭后以璋一也享時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也以物覆襲之非朱子已詳之矣據朱子以璧琮屈繅爲無藉因加帛而從有藉之列是仍不計繅之垂屈而計帛之有無也況據聘禮賈人取圭授宰宰取圭授上介使者執圭返命俱曰垂繅而不聞其裼宰執圭授使者上介受圭出授賈人執圭授賓執璋反命俱曰屈繅而不聞其襲若以上介不襲注盛禮不在己之說解之則使者反命垂繅不裼豈亦得委之盛禮不在己耶故陸氏取鄭後說朱子是之至朝聘及享用圭璋者則當襲享用璧琮者則當裼以聘禮準之自明也

儀禮義疏聘禮記 玉藻云卷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卷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而曳踵則裳之齊如水之流也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

享禮

儀禮義疏聘禮 官所具享幣以周官約之則玉府所藏獻遺諸侯良貨賄之物及內府所受九貢九賦之貨賄與所入四方幣獻之良貨賄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校人飾幣馬執撲而從之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之屬是也官所宜齎則周官外府所掌邦布之入出

以待邦之大用共財用之幣齎是也若圭璋璧琮之等
春官典瑞掌之不在玉府幣獻金玉之內矣道途所經
皆有餼積故惟齎帛布以備行道之用且戒不虞也

私覿

儀禮義疏 聘禮 敖氏所見固卓然賓介私覿之幣物皆公家
共之非卿大夫士所自備也夏官校人職于國之使者
共其幣馬足以見之矣尊者豐而卑者以次殺理固宜
然卽公共之亦如是耳

緇衣羔裘

禮記義疏 玉藻 論語裼衣必與裘色相稱而此微異或原不
必一色者時人禮服之所同而必純一者聖人之所獨
也至凡裘天子諸侯用全臣則飾異禮服確然詩于君
言羔裘逍遙于卿大夫言羔裘豹袖羔裘豹飾可據不
得以犬羊之裘至賤不飾爲難也

儀禮義疏 聘禮 近身有襦襌襦襌之上冬裘夏葛春秋以繭
褶此因氣候之寒暑溫涼而異者也以裘言之裘上有
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卽朝服皮弁服冕服之等所
謂上服也曲禮孔疏謂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如皮弁之
屬則多一衣矣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
以裼之此裼衣與裘同色者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
之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褎絞衣
以裼之此裼衣不必與裘同色者也不必與裘同色則

亦不必與上衣同色矣然上衣固與裘同色者與如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緇衣素衣皆上衣上衣卽襲衣也然則論語所云固指襲衣而兼言裼衣者與裘外必備此二衣而裼衣比之襲衣爲華觀于錦衣元綃衣絞衣者足以徵之矣玉藻尸襲執玉龜襲弔則襲無事則裼襲裘不入公門是則禮法之場以裼爲常其或襲者有爲爲之耳古人衣服皆直領而對襟唯當膺左右各餘一寸以爲衽衽則以左掩右掩之則襲也開而褶于左露其裼衣則裼矣故一裼一襲可以俄頃爲之也裼衣葢亦對襟者衣裘則毛之文采間露于當膺之間與裼衣同爲見美若不衣裘則但以裼衣爲美而不及其裏矣然則賈氏所云中衣者卽指裼衣言之非白布之中衣與長衣深衣爲類者也或言裼襲祇以裘言之而葛無此然則當夏月而聘將廢裼襲之儀乎抑亦衣裘乎不可通矣或又言裼衣上加深衣曰襲不加深衣曰裼無論白布之衣不可以爲國君與卿之聘服卽其衣之外必有二帶又有韎韐繫焉受玉授玉俄頃之間又無贊之者其可以旋服而旋說邪

佩

禮記義疏玉藻　佩有三德佩一玉在中事佩二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右佩玦捍管遰也玉佩無有左右者陳用之謂加德佩于事佩之上誤也世子居常毓德爲要故設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玉而習其聲朝則雖設而結之無聲示德未成也燕居侍父則并不設而去之并不敢言有德也左右兩事佩恆結其左并于事有未能也鄭注本明孔疏以左之結佩爲君在鳴玉誤矣　步之中節與射之中節不同射必歌詩爲節故何以聽何以射步不必有人隨之歌詩也孔謂于趨歌采齊行歌肆夏之詩天子容有之而鄭謂君子士以上亦槩言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耳士以上之君子無不佩玉者其佩玉必無不中徵角宮羽之節者趨行雖不必如天子之歌詩其步之疾徐要無不中兩詩之節者玉之鏘鳴因其周折抑揚而孔尤畫地以計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而執玉不趨執龜不趨則異其事也君行一臣行二大夫繼武士中武則異其人也孔謂寢門外至應門趨寢門內至堂行則異其地也至右徵角左宮羽則大約言玉聲所中以起下鏘鳴之意必以左右分尊卑勞逸似迂又言玉最厚者宮最薄者羽則衝牙所觸而有聲者止兩璜無四璜也諸儒論音不已且進而論律以兩璜而中十二律恐無是理其說每有求之太過者姑存而附論之

非帷裳

禮記義疏深衣之異于禮服者在衣惟一領耳朝祭諸服其領直故左右二衽皆摺而掩于內以露裼衣至襲則出其左衽而右掩而裘與裼衣皆不見深衣則其領

方交于兩衽之上先揜左衽于內次揜右衽于外故曰衽當旁也若裳則與朝祭大異朝祭之裳十二幅襞積而旁無殺縫深衣止六幅故此篇于裳言之最詳葢朝祭之衣與裳別故衣有垂下之衽以蔽裳而裳之長短不必言深衣衣與裳連則衣垂下之衽無所用之故先言短長之無定而即言續衽言裳與衣相續在垂衽之處故孔氏直言此衽指裳前後左右皆有衽也既以六幅解爲十二幅則每幅半有邊半無邊無邊則其縷易散而縫之亦不固故必以有邊者與無邊者相合先以無邊者緝之後以有邊者揜其外而再緝之謂之鉤邊故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惟後中二片則必以有邊者相合與衣背縫一直而列下皆倒幅故曰負繩其名衽謂小腰者衣之上與袖相屬裳之齊又倍要惟當要處最小也故禮衣有垂下之衽朝祭之衽無放而鄭言若今曲裾孔子朝服曲裾似朝祭下垂之衽亦上殺下廣惟喪服上廣下殺以變于吉若深衣則無此衽而有當旁之衽玉藻云衽當旁正指深衣之衽本篇續衽則明所以衽當旁之故見此續處即禮服之垂衽處此處不用衽故衽當旁耳而鄭孔多就續處言之諸儒多以朝祭之衽喪服之衽泪之則成棼手矣

禮器圖

衣之制同而名異者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

而深衣則最爲簡便者其制應規矩繩權衡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衣身方二尺用布幅二尺二寸之廣而削其二寸也袂方二尺廣與衣身相等也袪廣尺二寸殺其八寸也裳則上狹而下闊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皆寬者居下狹者居上合六幅計之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爲七尺二寸所謂要半下齊倍要也續衽鉤邊者鄭注云續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玉藻疏曰衽有殺而下者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也有殺而上者爲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也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則喪服及朝祭之服也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則深衣之衽也葢屬衽者乃聯屬其裳際兩旁之衽而鉤邊者縫既畢又將其有幅之一旁覆掩其去幅之一旁而鉤縫其所裁之邊也大抵深衣之異于凡服者有六凡服衣裳不相連而深衣則連衣裳一也凡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斜裁六幅爲十二幅二也凡服之帶三分帶下而紳居二深衣則帶當無骨者三也凡服上衣殊名深衣則名通上下四也凡服吉凶異用深衣則通乎吉凶五也凡服男女殊制深衣則男女制同六也此所以無適不宜而爲善衣之次也

古聖人取諸乾坤垂衣裳以治天下則裳已與衣並作至周而裳制大備書顧命有黼裳蟻裳彤裳士冠禮爵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弁服纁裳又素積元裳黃裳雜裳士喪禮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注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裳前三幅後四幅深衣裳前後十有二幅乃用布六幅斜裁之寬者居下狹者居上也士喪記明衣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觳論語云非帷裳必殺之殺者有殺縫而無辟積也夫非帷裳斯無辟積則朝服祭服之有辟積可知矣衰之裳三袧則吉裳不特三袧可知矣明衣裳之裳及觳則凡裳不止及觳可知矣深衣裳十二幅則凡裳之幅皆前三後四可知矣鄭氏康成爲深衣連衣裳又婦人服衣裳同色夫深衣之衣裳連則凡裳之不與衣連可知矣婦人之衣裳色同則男子之裳與衣殊色可知矣

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夫衣裳之正間異色此古人貴上體賤下體之意也夫

布

儀禮義疏士冠禮布自十二升以下皆喪服也十三升十四升介于吉凶之間疑似難分故不用至十五升則爲吉布但以布緣之曰麻衣大祥之服也以素繒緣之曰長衣其在衣內曰中衣以采緣之則曰深衣皆連衣裳者也若殊衣裳者以采緣之則曰素端齊服也白布之用止此矣緇之則爲元端服元裳黃裳雜裳皆布也朝服衣與元端同而用皮弁服之裳裳則以素繒爲之非布矣故鄭云元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是也以此差之則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弁服素衣素裳皆素繒而非布明矣若以白布則皮弁服轉在朝服元端之下也而可乎皮弁雖天子之朝服然名之曰皮弁服不名朝服矣豈得以朝服之布比而同之

齊必變食

周官義疏膳夫　齊日三舉致其敬潔以交神明故日中及夕皆不餕朝食之餘也祭祀吉事未必與下文諸凶事同爲不舉既云舉則無不殺牲之禮矣此第謂致齊之三日若散齊則不必然

沽酒

周禮義疏萍氏　詩曰無酒酤我蓋惟大夫以上祭祀乃及時命爲酒則士庶人祭祀冠婚力或不能自造亦不禁市沽但宜有限量耳幾酒蓋苛察其無事而漫作者謹酒則戒毖其因事多作及市沽而溢于禮事所宜用者與

羹祭

儀禮義疏公食大夫禮　玉藻云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倈卑而此乃祭漿者臣禮也故彼注云臣于君則祭之

席

禮器圖　周書王牖間見羣臣朝諸侯則重篾席桃枝席黼純繡斧黑白采純緣也西序旦夕聽事則重底席蒲席綴純雜采東序養老饗羣臣則重豐席傳謂筍席陳氏師凱曰下有筍席此當爲莞席畫純五色雲氣西夾親屬私燕則重筍席以篛竹之皮爲之玄紛純則王席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二重周禮司几筵王朝覲大祭祀封國命諸侯及胙席皆莞筵蒲筵紛純加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畫純加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黼純凡三重諸侯祭祀蒲筵繢純加莞筵紛純胙席筵國賓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皆二重王甸役則熊席喪事則葦席其相注作椁席用萑黼純於葦諸侯則紛純儀禮鄉飲鄉射皆蒲筵緇布純燕禮注賓席準鄉飲賓席準諸侯胙席卿席加賓而重大射賓有加席公食大夫記賓席亦準鄉飲而特言常丈六尺又加萑席尋八尺玄帛純上大夫蒲筵加萑席純如下大夫注謂孤爲賓如司几筵國賓席士虞禮有葦席扉亦用席禮器有越席蒲席郊特牲有蒲越藁鞂疏云今禮藁鞂祭天蒲越祭地也玉藻有薦

席非草席要之席緣必華于席以飾必尚文也加席上席必華于下席上尊也故禮書云席莫貴于次席而次席黼純則斷割之義惟王所獨是也又席有上下公食大夫疏所謂織之自有首尾可爲識記也又曲禮注云常席四人賓席一人席之大概如此其用之有單有重有加皆于分之尊卑辨之然司几筵王有莞繅次蒲熊五席而所設止有莞繅次三重諸侯所設亦各二重而郊特牲乃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彼此互異故賈疏以郊特牲爲大祫之席也然據郊特牲又言大饗君席三重則不止于祫矣大夫再重故鄉飲鄉射遵者及燕禮大射卿皆重其燕禮大夫不重者大夫之席繼賓賓

席不重故大夫亦不重也公食聘賓其重宜矣其大夫不重爲賓降也而君亦有爲聘賓降者郊特牲所謂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是也又禮器云鬼神之祭單席故司几筵葦席士虞禮室中之席皆不言加其蒲越藁鞂亦不加可知餘居恆坐席亦不加賓至則加故曲禮曰客徹重席又據鄭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賈疏云初在地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故諸經加席爲席也然士冠禮單席亦曰就筵是對文則筵席別散文則通也又據禮器孔疏謂儀禮一重席皆稱重故燕禮注云重席重蒲筵所以鄉射大夫辭加席亦是一重席稱加者以上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故變云加是可知重與加之分非定論也至所云席有兩則稱兩重席有一則稱一重席于經無攷又據公食記云蒲筵常加萑席尋則加席視下席爲窄蓋以明著其爲加耳禮書云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考工記匠人度九尺之筵是也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緇布是矣抑不知席之制亦尊不過次卑亦不過蒯衽亦席類禮書云衽于文從衣與簟不同然不可考矣

鄉人飲酒

儀禮義疏鄉飲酒飲酒之禮既有四而黨正之禮復闕其散見于經傳者所指又有王國侯國之異羣儒析之不清而彼此互證强爲牽合以故其緒益棼今攷鄉飲酒義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云者通王國侯國之黨正而言之也文王世子篇注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則知黨正之飲亦當有賓而席于西北有介而席于西南但以尚齒而非尚德故自賓介而外凡羣老之六十以上者皆席于賓西東上若有東面則北上而五十以下者則齒而立于下也若黨正職所云則專爲王國之黨正言之孔疏所釋是其義也但再命所與齒之賓乃謂父族之爲衆賓者不謂正賓也賈疏因此以推侯國黨正之法疑亦得之凡此皆正齒位之飲也若此禮爲賓興之飲則雖三賓之惟長拜洗樂正之與立者齒似以齒論實則但齒于其黨耳至賓與介介與三賓三賓與堂下之立者皆不以齒爲其以德選之也讀此禮者必析而觀之毋以黨混鄉毋以侯制混王制則序賓序齒犂然各得其理矣

賓興之飲以三年而行于鄉庠習射之飲以春秋而行于州序正齒位之飲以蜡祭而行于黨庠

鄉人儺

禮記義疏郊特牲 儺鄙事即思及室神之驚恐而朝服以存之則聖人之精義也葉氏裼讀如陽謂以抗陽爲義則非也聖人扶陽抑陰豈與陽相抗哉

侍食

儀禮義疏士相見禮 此經蓋爲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而言故不得祭若君所客則少儀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

祭而後祭也先飯辨嘗羞飲而俟是也少儀又曰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此亦當然

君祭

周官義疏膳夫 疏謂肺有二種其一離肺離肺小而長半割之不提心祭時絶之而爲祭故謂之離肺既祭而齊之故又名齊肺與舂同舉則謂之舉肺也其一刲肺刲肺即切肺切肺即祭肺也離肺亦祭而刲肺專名祭肺者以其惟主于祭也王食當設舉肺然祭離肺之禮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乃興加于俎有再興再坐之勞故直用祭肺膳夫以授王王祭之而已故云優至尊也

式

周官義疏考工記 車之深四尺四寸其前三之一式也後三之二則較也較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左右同較橫于車之兩旁下與軹之植者相貫式在前而低較在後而高故鄭云兩軺上出式者也以低較高望之若兩重然故亦曰重較重較祇以式之在兩旁者言之而不指其當面者當面者不可名較也較在旁亦可馮者人不立則稍向後而一手可以馮較俛躬則稍向前而兩手可以馮式也曲禮孔疏謂式上又橫一木爲較此繆論之始也若橫于當面則御者射者皆不便于運動卽俛而

馮式首且爲較所觸矣而可乎　式崇三尺三寸自車上計較崇二尺二寸又自式上計之故鄭云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　牛車之較無高低故名平較賈云今人謂之平鬲者意唐時已不見有重較之制故云然抑亦借牛車以明兵車乘車也　式在車前可馮橫于當面在陰板之上而于車深三分之一者式有三面此謂式之兩相也兩相之端與軹之植者相接向前則左右並折而橫于當面故當面者曰式其兩相深三分之一者亦式也揉者揉其兩曲也後人祇知式之在當面可馮而不知其端之在兩相者於是繆說紛然矣

禮記義疏玉藻　案孔以苓卽式是已鄭注幦覆苓也孔云苓卽式　又言以苓爲之何也苓是何物可以之爲式乎

負版

周官義疏司書　民之財也器也械也田野也夫家也六畜也瑣細紛雜最爲難知而司書知之者六鄉則由族師登之以上于鄉師六遂則由酇長登之以上于遂師甸都鄙之公邑亦各由邑宰有司以上于縣師而小司徒總之三歲大計則地官悉以其數移于天官故司書得據而知之也由在下多親民之卑官故于民無擾而纖悉得以上達耳知民財器械之虛實夫家六畜之衆寡山澤生殖之息耗則吏之剝下與能休養生息者不可掩矣徵令之應通變以宜民者亦可得矣于器械六畜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別言民之財則財爲布帛菽粟明矣山林川澤之數謂所生財物之多寡也阜民之財乃良吏之實迹故大計羣吏首舉民之財而終于逆其徵令

又閭胥 古者生子三月擇日名之以告閭史閭史書爲二一獻于州史一自藏之故歲時可合而數也族黨州鄉皆因閭胥所數而核登之所以不料民而知其衆寡

又司民 重民命司寇獻數之本義也而大宰之制國用大計羣吏必據此爲根柢以制財用則知其都數足矣以攷吏治則疆邑區分殷耗各殊辨之不可以不悉也必異其男女者九州土風別異所生男女或相倍半知其數則所以作其配偶任其作業者政教必有調劑如多男之地則課以耕牧多女之地則導以蠶績之類　故三年大比內史則據之以贊大宰攷吏治司會則據之以贊大宰制國用而職方氏所以具知九州男女多寡之數亦由積年較比而得其詳也　王拜受者一則賢能之書一則萬民之數蓋國非民不立民非賢不治民爲萬物之靈而賢能尤萬民之秀王所受于天地祖宗者莫重於此故拜而登于天府　小司寇職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者以民數之殷耗而制國用之多少也此職曰以贊王治者以民數之殷耗而攷政治之得失也　漢文帝一歲斷獄數百而武帝時乃數萬周公置司民于秋官而獻民數以司寇使王知生齒不可耗于刑殺而使民遠罪宜

有道也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社稷

禮器圖

大司徒設社稷之壝郊特牲云君南鄉于北墉下注以爲社內之北牆大司徒疏謂中有壇壇四面有壁壁外有壝此禮書所謂其壝北面也又小宗伯左宗廟右社稷注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蓋注以雉門爲中門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禮書方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記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不屋勝國之社則屋之其祭也賈疏以爲同壇共位則一壇也禮書以爲社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稷西則二壇也以理論之社稷本二神則禮書說爲是又鄭康成以社用石禮書云議者謂社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物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此臆論也夫石爲地類先儒謂社主石爲之長不過尺五寸蓋有所傳然也

周官義疏 封人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而匠人職左祖右社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而鬯人職社壝用大罍州長祭社專爲祈穀則無不祭稷之義明矣而此惟舉社經傳亦無專言祭稷者以是知稷與社異壇同壝祭同舉也

又大司徒 州社經有明文黨正蜡亦宜有社樹之田主似謂樹木于社壝以表一方之田名社與野即爲田主之義也注疏乃以爲田神而別求尊于社稷之神證以詩之田祖以神農當之豈祭社稷乃奉田主之神以臨之乎抑別有田主之祭而奉社主稷主以依之乎經傳中絶無社稷與田主先嘗合祭之文朱氏申之說似較注疏爲近理

會同

周官義疏 大行人 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既並言之而諸職中言會同者非一公西氏言志亦云如會同可見人多禮盛不僅如尋常朝覲而已會同則爲壇于國外如司儀職所云合諸侯令爲壇三成覲禮所云諸侯覲于天

子爲宮方三百步者是也案之鄉師牛人縣師遺人稍人廩人司市賈師諸官會同則有徒役輦輦牛車任器委質之供眾庶之作糧食之備賣價之市而大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意發禁施政所行者遠則于侯國封壤擇一都會之地以爲會同之所而王適焉者蓋亦有之會同二者對文則別合言則通故諸官皆遠言會同也其合諸侯大約不過數十國而止以壇宮所容無幾而君行師從則其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會同方伯連帥量率其當有事于王家者而非肴六服以行矣　又案小司馬職小會同掌事如大司馬之法意四方之方伯連率率諸侯而畢會則爲會同之大者若止一方則爲會同之小者與　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則殷同據下經巡守殷國並承十有二歲之文也然因不巡守而殷國經亦究無明文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是巡守雖以十二年爲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爲偏召六服而使之盡朝哉蓋朝覲宗遇常禮也猶祭享之祠禴嘗烝也會同盛禮也猶祭享之有大禘大祫也盛禮閱數年而一舉所以震耀聲靈而齊一諸侯之心志也舉盛禮則不復舉常禮歲無二朝蓋不欲數勤諸侯矣反覆經文似是如此但注義承習已久不敢輒

廢故並存而論之

儀禮義疏　周官言朝覲會同者非一或專言朝覲或專
覲禮
言會同或統言朝覲會同又或言大朝覲大會同又或
言合諸侯目其事者有異則行禮之處與其法儀亦當
有殊然諸職散見其緒棼如條分縷析而各指其所歸
蓋難言矣　此禮有因巡守而舉者亦有不因巡守而
舉者因巡守則舉于方岳不因巡守則無論王畿內外
遠近皆可舉職方氏先言王將巡守下云王殷國亦如
之則是巡守與殷國爲二也若京師之朝覲見於廟見
於朝者其恆也設使來朝者多若一一特見既恐久留
賓客而王亦不勝其勞且或廟朝之不足以容也于是



爲壇于國外以受之一日而畢事其斯爲大朝覲之禮
與若然則亦不必以十二年王不巡守而後有此矣爲
宮而四門略放明堂之制必四門者以其四方有當禮
之神故設四門以通之也雖有四門而諸侯行覲則但
入自南門而卽位於壇之南耳與明堂位之法异也聘
禮習儀云爲壝壇無宮而此云爲宮則當有牆垣矣深
四尺言其最上一層之崇也最上一層所謂堂也崇四
尺而爲三成是每成一尺而堂不以成數也每成一尺
則一舉足而升無階矣近郊有明堂諸侯之覲不於明
堂而別爲宮其故未詳豈朝諸侯於明堂爲非常之典
第間世偶舉之而不可以褻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元端

禮器圖 儀禮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韠特牲饋食禮主人冠元端玉藻諸侯朝元端夕深衣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鄭康成云變素服言端者明異制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者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袪尺有八寸也賈氏公彥曰元端即朝服十五升布衣也不言朝服而言元端者欲見色而取其正也陳氏祥道曰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齊服元端則元端者非特士之齊服而已古者端衣或施之于冕或施之于冠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元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公西華曰端章甫此施之于冠者也蓋元冠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天子至士又皆以爲燕服然則端衣所用廣矣哉

禮記義疏 玉藻 元端以方幅爲名朝祭之服亦然其別者不畫則止謂之端畫則曰袞曰鷩曰毳曰希曰元而無端名此記言元端鄭氏由下皮弁視朝推之而以爲冕然朝日爲中祭不應服祭羣小祀之元冕故又疑元端朝日非周禮謂鄭不當改端爲冕方氏又即鄭說而小變

之以爲元端而加元冕則亦鄭說耳或又謂元端卽指有畫者言以爲元端卽衮冕此與周禮言衮言鷩之例不符要惟鄭孔爲近似但朝日元冕究未敢安並存之以備攷

周官義疏司服　元端服則元冠而元衣朝服則元冠而緇衣特牲疏所謂一冠冠兩服也六入爲元七入爲緇是元淺而緇深也通言之則緇亦名元

儀禮義疏特牲記　卿大夫士助祭之服視祭於己之服皆加一等故士之賓兄弟亦如之所以然者惟天子不助祭降而五等之君無不助祭者其助祭之服皆加於己之祭服所以明有尊也則國君之臣視此矣記曰卿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實則弁而祭於己者惟國君耳若大夫亦冠而祭於己如少牢之元冠朝服是也大夫降而朝服故士降而元端蓋自諸侯以達於士等而下之不爲屈也其助祭之服皆加等自士大夫之有司兄弟推而上之以達於君不爲僭也

章甫

儀禮義疏士冠禮　記意卽以此當始加之冠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蓋始加應以元冠重古故用緇布冠而既則以此易之然則三者皆元冠之別名歟公西華言端章甫則周人亦名章甫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禮器圖　士冠禮有元冠鄭氏注云元冠委貌也周官司服有冠弁服注又云委貌也聶氏崇義述舊圖謂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代轉以巧意改新而易其名耳然則委貌也章甫也毋追也冠弁也並用緇布爲之故皆可以元冠名之其制有梁有武有纓有緌有純有縮縫有橫縫有襞積或五或七大抵吉冠左辟喪冠右辟吉冠內畢喪冠外畢吉冠圜喪冠厭吉冠元喪冠素吉冠不條屬喪冠條屬吉冠緌喪冠不緌吉冠緣喪冠不緣居冠屬武非居冠不屬武此其大略也

相

儀禮義疏特牲饋食禮　擯相者皆宗人周官凡享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詔相王之小禮亦禮官事

周官義疏小宰　祼將乃小宰通贊知然者大祭祀宗伯祖玉鬯省具以示虔也凡祭祀小宗伯將瓚祼奉器以待用也他職無及祼事者則贊王祼者惟小宰明矣　曰凡賓客者大朝覲會同則受爵與幣皆冢宰贊也不曰小賓客者以贊祼兼大賓客又冢宰有故則大賓客之爵與幣亦得攝贊故以凡賓客該之

又肆師　大禮則詔相贊正貳也小禮則相治警羣有司也

儀禮義疏覲禮　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此經乃入相禮時亦稱擯者蓋對舉則別散文則通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足兵

周官義疏司馬序官治教禮刑四官之司旅皆有官中常行之職業惟兵則戢而時動雖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戒也故軍司馬以下設輿司馬以閑輿衛而教以罄控驟馳之節設行司馬以整戎行而教之以步伐止齊之數使習之于平時而試之以蒐狩所謂本强而精神可以折衝也畿內之兵既更番而試之六服之國亦各用王朝之法所以六軍同力如臂指之相使也楚之强也卒乘輯睦日夜無懈隨會憂其難支晉之衰也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叔向歎其不競觀此則知周公整軍經武之法雖百世不可易矣輿司馬之爵高其任重也行司馬之數倍其員多也六師之作每軍輿司馬宜各一人行司馬各二人旅下士之居者行者亦各聽于二司馬而職文既逸無可稽矣　行軍有晝事必有夜事皆所當習夏月暑熱薰蒸從禽之役不可以終日故茇舍則專辦軍之夜事于以順時令而適人情斯爲宜矣然則茇舍蓋晚集而曉散者也自撰車徒至車弊蓋終夜及晨而畢之撰車徒讀書契案籍而數之卽各以所建所執之器爲驗也他時亦然特于此見之耳羣吏分爲之則不疾而速矣辨號名之用夜事之所尤重也故下文詳言之帥以門名者孤卿爲主帥者也一帥所統之軍或由鄉或由遂或由采地或由公邑鄉師遂人縣師稍人諸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以法作民徒帥而至于司馬以分隸于六軍之帥既更番而遞役之以均其勞逸又隨所部而分轄之使親其長上故一帥之下有此數色也縣鄙由六遂來者家由采地來者即師都也鄉由六鄉來者即州里也野由公邑來者也官府者孤卿大夫士之總稱孤卿既爲主帥則此百官者大夫士也縣鄙各以其名如云某遂某鄙也鄉以州名如云某州某鄉某黨也野以邑名若魯則武城汶上之等是也此三者注云鄉遂之屬謂之名即司常職州里各象其名者也家以號名如孟孫氏叔孫氏臧氏郈氏之等皆號也注云家之屬謂之號即司常職家各象其號者也百官各象其事如天官之幕人掌次地官之鼓人牛人山虞澤虞春官之甸祝夏官之量人小子司弓矢之屬其從王者則師氏保氏虎賁大僕之等皆于伍兩卒旅之外各有所司其爵則大夫士故目之曰百官書其官則事具矣注云百官之屬謂之事即司常職官府各象其事者也夏茇舍冬大閱如此他時號名亦同可知夜戰聲相聞爲其素所稔也號名定則一呼立應運掉自靈即有死綏者而亦不虞其無所識別矣此不言王與諸侯者號名之所不及也　司常職云大閱頒旗物此云治兵辨旗物則是大閱與治兵之旗物固自不同兩經各言其一而仲冬大閱之旗物即於司常見之矣唯王建大常諸侯建旗彼此無異彼

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孤卿卽此軍吏也以其爵則曰孤卿爲主帥則曰軍吏大夫士卽此百官也以其爵曰大夫士以其從王有事而不與乎圍禁如師氏保氏甸祝量人之屬故曰百官也帥都卽此師都謂車徒自公孤卿大夫之采地來者也州里則此之鄉也縣鄙則此之遂也彼不見公邑蓋於縣鄙內包之此云郊野則公邑也遂人掌邦之野野以六遂兼公邑足以明之郊外曰野故連言郊也鄉遂郊野謂車徒之從鄉遂公邑來者皆分隸於六軍之軍吏故載旜載物載旐也此所載與大閱異者軍法之變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物正法也治兵之旗物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新師目故孤卿之建旜者改而載旗師徒之建旗者改而載旜采地本屬孤卿不妨於互易也州里建旟縣鄙建旐並改而載物而郊野則別載旐彼以鄉遂區內外此則以鄉遂與郊野別公私也百官雖不與圍禁必有所載以爲別百官載旟則鄉遂不得不合而載物矣鄉遂自州長縣正以下亦大夫士也載物載旐載旟爵列相等故可易也治兵旗物可變則振旅茇舍及行軍時皆有變法可推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仇者有納旌於弢中不令敵人見者此旗物所以有變易之法歟　田法戰法之詳至仲冬始見者必待築場納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之後乃可偏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也行于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矣　六軍三三而居一偏則中軍亦在矣王親田則王自為中軍而孤將其五王不與則中軍亦孤卿也其六軍之帥宜各閱其屬每軍各立四表如中軍之式師都鄉遂公邑諸帥各帥其屬分隸六軍分班鱗次而進中軍而偏閱也蓋古者兵車一乘徒七十五人而大閱之表相去僅百步必如牆而進始能驟趨馳走及表而止歸于截然齊一六軍車徒極多雖各閱其屬猶恐不及況以中軍之旅帥也則六軍之令鼓令六軍之鼓也令之者中軍田役贊王鼓則王與而各自為表可見矣大僕職凡軍田役贊王鼓則王與而



自為一軍又可知矣　戰法田法春舉其綱冬詳其目大閱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即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且卻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譟即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乃四時所同而于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備舉其全具見矣　先王寓兵于農正羨之卒必無一人不教然後本强而精神可以折衝事習而比戶皆能守禦又必歲時從其有司先肄試焉然後居常自厲而無怠心公邑都家之民分四時更番以從蒐狩數歲而徧未見其煩擾也經文號名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鼓備列縣畺地官又曰惟田與追胥竭作而陳氏汲乃云司馬所教惟鄉遂餘皆不與謬矣狩田徒弊正與火弊車弊羅弊相對而王氏應電乃云冬亦兼用火羅皆昧事理悖經義故略舉一二以見義例焉

年饑用不足

周官義疏職歲　不曰職出而曰職歲者歲有豐凶所出一以歲爲準而不得過也　受式法不于太府而于職歲何也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若食不能人二鬴則詔王殺邦用故九式雖有常經而其豐其省則與上下故必于職歲受之職歲之式法蓋卽太宰與太府之式法而臨時稍斟酌變通之職歲以上于太府及太宰太宰定之而後授太府下于職歲而行之

又司徒序官　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四職相聯而終以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司稼之職也宮府之餼萬官之祿皆于農夫取之歲有豐凶而法用常祿則不能不取足焉所以示居民上者當惕然于安受野人之養而職思其艱也在禮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則司稼所謂賙其急平其興以均萬民之食必自貴者始矣春秋時列國有凶卿大夫爭出私積以賑貸猶見三代君臣與民同憂之義

徹

周官義疏司稼　徹法爲通爲均一井之田中公外私耕則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作收則均分大率民九而君一此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于均分之中爲通融上年從正中年下年則于公田之稅又蠲數分以益民也而農民之外他職所貢旅師委人所斂者視此矣

折獄

周官義疏大司寇　訟是非可決者也兩造具備則曲直可判矣獄遲久而後決者也或負財物或爭征役其約劑有眞僞佐證有存亡未可以一言而決必致于獄然後其罪可定故所入加重又緩其期然後聽之

能使枉者直

周易折中解　鄭氏說有孚於小人與傳義異而其理尤精蓋明至斯孚者君子信之也有孚于小人者小人亦信之也君子信故樂於爲善小人信故化而不爲惡往往國家有舉錯而小人未革心者未信之也信則枉者直而不仁者遠矣

鄭氏汝諧曰益之戒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如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不復有投隙抵巇之望惟未孚於小人此則小人所以猶有覬幸之心也

衛君待子而爲政

禮記義疏檀弓　春秋哀二年晉鞅納蒯聵于戚十六年蒯聵自戚入于衛中間皆輒拒父之年公穀兩傳皆有不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父命以尊王父命之說考左氏蒯聵出奔靈公嘗欲立公子郢郢固辭靈公卒夫人曰立郢君命也又固辭且曰有亡人之子輒在遂立輒是輒立無靈公之命也天下無無父之子卽蒯聵有命當廢輒卽有命當立父可拒乎鄭氏謂蒯聵輒篡輒而立此就當時輒立爲義耳臣子脅滅君父謂之篡若以篡加之父且加之人爲子拒之父于理于名恐俱不順春秋誅亂賊於蒯聵出奔反國皆書衛世子不絕蒯聵于衛者正深著輒之惡也若聵爲篡而書法如此則春秋之例亂矣孔悝執國政助拒父之子子路爲悝宰不能救及于難死之誠好勇無所取材者朱子云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卻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者其論甚明游氏以宗魯爲比亦似未協宗魯由齊豹事公孟繫齊豹與公孟繫交惡既語宗魯將殺之反許豹行事知難不告以二心事繫成齊豹之惡此于義兩無所可者故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子路似不可以此比孔子哭之問故又覆醢自師弟之情如此然輒拒父而孔子受其公養且歷數年蓋聖人體道之大權又別有義

農

周官義疏 太宰 三農先鄭之說得之卽掌節職土國山國澤國是也高下平地凡可農者皆統之矣後鄭易以原隰原高隰下猶山澤之意也王氏與之疑山澤農少而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上中下三等爲言今之環藪澤傍江河者皆澤農也陝
虢以西居其下而耕其上者皆山農也惟其然故山澤
可以立國也若上中下之等則園圃藪牧俱有之何獨
農乎

圃

周官義疏　此卽載師職所謂以場圃任園地閒師職所
太宰　謂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也國邑郊關之地業此者尤
多以瓜菜果蓏需之者廣且其利厚則授之數畝而已
足當百畝之農矣至於農夫亦自有園圃如豳詩所云
九月築場圃者則卽在所授之田宅之中不別其賦閒
師之征所不及而此職之任民者亦賅矣

又載師　太宰邦中之賦注邦中在城郭以此經次之則園
地附郭之地也國中人聚非郭外有園地則果蓏無所
取于郊野致之則艱矣王政卽人之心如此　詩所謂
疆場有瓜春秋傳所謂井竈葱薤取焉者宅畔之園農
民所以自給也故秋穫則築以爲場周官九職園圃毓
草木則土宜雜樹及瓜瓠者民受之而貢草木私市之
以給衣食共國中官府士民之需此職所謂場圃則九
職之一而非農夫所築之場故與廛並有征以在農田
之外也注謂季秋于中爲場尙可通蓏果蓏中亦有宜
乾曝者薛氏季宣以爲室廬旁之場圃鄭氏謂場以登
禾黍則誤矣

富之

周官義疏小司寇　古者民間男女無不在九職所任之中故計民數即可以制財用後世遊民衆多凡賦皆出于田故陸贄論兩稅之弊謂先王制賦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植產厚其徵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民功勤誠有見於先王懲游惰恤農重穀之道也

教之

周官義疏司諫　自州長至族師無時不讀法以教民而攷其德行道藝復設司諫司救之官何也敷教在寬故鄉官之職惟在教育化誘以興其賢能州長之糾不過合聚而警戒之而創懲之法無見焉故設諫救二官以主夫民之不帥教者下經云以行赦宥則不帥教者有移左移右移郊移遂之法矣於德曰糾於行曰正矯其性質之乖異也於道藝曰强警其習業之偷惰也於朋友曰勸官長之督過難承而同輩之曉切易入也苟能改悔仍時書其德行道藝辯其能可任於國事者猶將因材而器使焉司諫既順以勸之司救又逆而懲之司救之所不能救者乃歸於士此二官者蓋教官刑官之聯接處也

又小司徒　教寓于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使民知禮知義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以厚生而正德也教寓于征役之施舍使民興讓興仁所以忘勞而犯難也司徒之法無一人之不教無一事之不教無一時之不教所以周徧淪浹入人之深至于刑措也

必世而後仁

周易折中　需之爲義最廣其大者莫如王道之以久而成化而不急於淺近之功聖學之以寬而居德而不入於正助之弊卦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能盡需之道者故彖傳特舉此爻以當彖辭之義而大象傳又特取此爻爻辭以蔽需義之全蓋繼屯蒙之後既治且教而所謂休養生息使之樂樂而利利漸仁摩義使之世變而風移者其在於需乎

冉子退朝

周官義疏　卿大夫直有二門內朝在路門外外朝在大門外

禮記義疏曲禮下　公事私議若季氏專魯國政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與家臣謀于私室耳若君大夫來訪則直告之非私議也

宗族

周官義疏大宰　繼別之宗謂公子及異姓起家爲大夫者然詩曰君之宗之此曰以族得民則庶民之家亦有宗矣意一姓聚居者雖無仕宦朝廷皆爲立宗以統攝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不恆其德

周易折中 恆易所最重者中故卦德之不善者過乎中則愈甚睽歸妹之類是也卦德之善者過乎中則不能守矣復中孚之類是也況恆者庸也常也惟中能庸未有失其中而能常者也三上之爲不恆振恆者以此

周易述義 恆九三剛正乃其德也以其過中又巽之究爲躁卦故不能恆其德焉五爻皆恆而已獨不然所遇之人皆羞辱之不知其所從來也雖貞亦吝惜之也二不正以能恆而悔亡三雖正以不恆而貞吝君子是以知恆之爲貴也

占



儀禮義疏 士冠禮夏殷占法遠難徵矣周易占法原兼變與不變者爲占如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象內爲貞外爲悔孔成筮立衞侯元得屯泰伐晉筮得蠱貞風悔山是也其占變爻者如畢萬得屯初敬仲得觀四是也其兼變不變占兩象者如晉文貞爲屯悔爲豫皆利建侯是也疏云夏殷以不變者爲占蓋未盡然矣

及其使人也器之

禮記義疏 王制百工執技利用官司之所材瘖聾侏儒則官司不材者何以並言之意蓋謂瘖聾侏儒廢疾之人不能執百工之業無以自食王政之所矜故各就其所具之器而從之使得食淮南子云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

者使跖钁强脊者使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即各以其器食之之意

老

儀禮義疏士昏禮服傳公卿大夫有室老與士皆爲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云室老家相也據此則室爲家臣之長家臣畜于私家不食于公與羣吏府史等異也特牲禮士有私臣曲禮云士不名家相明士有室老矣

桓公殺公子糾

春秋傳說彙纂莊九年左氏經文公伐齊納子糾繫子於糾而不繫于小白是以子糾爲兄也公穀經文雖稱糾不繫子而公羊謂糾宜君穀梁謂糾可立亦以子糾爲兄也三



傳注疏並無異說其見于他書者荀卿謂桓公殺兄史記序糾于小白之上葢皆以子糾爲兄也獨薄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殺弟韋昭注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趙氏汸曰時漢文于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是則薄昭所云乃一時遷就之語而非不易之論也程子及胡傳公穀經文稱糾不繫子遂直以糾爲弟而諸家多因之夫公穀之傳所以釋經也取其經而背其傳不幾進退兩無據乎朱子論語或問引用程子說而其答潘友恭書又引荀卿殺兄之語而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葢兩存之而未嘗有所偏主也今故從朱子而兩存之再攷叔向謂齊桓爲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史記謂襄公次

弟糾次弟小白又謂小白毋衛女也其說與叔向同杜氏預謂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是俱以糾與小白爲僖公子也獨穀梁謂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啖氏助趙氏匡主穀梁之說謂襄被弒二公子乃出奔以二公子爲襄公之子程子及胡傳皆主之二說未詳孰是亦並存焉

公叔文子

禮記義疏檀弓下古無二諡論語公叔文子諡者戰國時周乃有威烈王愼靚王楚有頃襄王秦有孝文王莊襄王一字不足加以二字周之末失也不應此時有以三字諡者又考公子荆字南楚死鳥之難荆衛公以肩受矢後賜諡曰貞或易名同一時而記者得之傳聞并以屬之文子與文子實無以死衛君事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周易述義艮象一山之外又有一山其勢相連有兼并之義謂之兼山山形高卑大小不齊而皆安止於其所故爲艮君子以人心之思有萬變而以位爲止之所位者人所立也未發之中至靜無感固爲思之位即其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竭智盡慮於經綸參贊財成輔相之閒皆謂之思不出其位非局淺陋以言思執方寸以爲位而謂之不出也思象互震之出艮止故不

出



武進劉逢祿學

問陳

詩義折中伐柯美周公也不尙兵而以禮爲則也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非孔子之果未學也以爲安上治民莫善于禮以禮爲國則軍旅可不用也是故以禮止亂可以去兵不得已而用兵兵亦有禮果能以禮行兵則德威惟畏不戰而屈人矣孔子學俎豆于軍旅之先以禮止兵也周公踐籩豆于軍旅之際以禮行兵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俎

禮器圖

俎以盛牲體及魚肉也牲體在鼎曰脅在俎曰載虞夏商周俎各不同見明堂位而周則名房俎鄭注房謂足下跗上下兩間有似于房疏云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間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兩頭各有房也少牢言俎距卽此橫距也舊圖云高二尺四寸廣尺二寸　鼎俎貴奇故少牢五鼎五俎特牲三鼎三俎而所俎非正俎玉藻亦云諸侯日食三俎朔月五俎則俎之尙奇明矣有司徹獨有六俎者蓋列而陳之則貴奇散而用之則雖偶可也

儀禮義疏有司徹

正俎四皆載羊體尸一也侑一也阼一也主婦一也此司士所設于三鼎之西者也旣載尸俎則侑俎阼俎主婦俎亦相次而載之以此四俎無他用但設于尸侑主人主婦之前故可預載不必俟時也其益送之俎十有二而燔俎不與焉尸則羊七清也羊肉清也豕七清也豕脅也清魚也凡五侑則豕清也清魚也凡二主人與尸同亦五合之爲益送者十有二而皆以雍人所設于羊俎西之二俎更迭往還實升虛降而遞送之其羊七清豕七清有清無肉無體載之事故不列于載俎之傳而但著挹注之法于乃升之後以見例然則俟時而載者十有二俎而歷說于下者八俎爾尸之羊肉清豕脅清魚也侑之羊肉清豕脅清魚也阼之羊肉清豕脅

清魚也蓋皆以南俎爲之北俎則以盛乙清而與之相間以送焉燔俎雖亦益送然別有俎夙載而別陳之以燔不升于鼎也

夏時

周官義疏 小宰 冢宰縣治象之法于正月歲將終民方無事也小宰帥羣吏觀治象之法于正歲歲更始吏將有事也 諸官以歲時序事者皆先言正月次言歲終末言正歲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春秋傳曰在北陸而藏冰與凌人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合則正歲爲夏正而非建子之月無疑矣

又天府 不曰歲終而曰季冬與前此春相應以表夏時也

夏數得天故祭祀蒐狩仍用夏正而見義于天府以爲五官之通例

春秋傳說彙纂 隱元年 胡傳以伊訓證商不改月然漢書三統歷以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爲冬至是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商未嘗不改月也又以秦始建國書冬十月證秦不改時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氏注云凡月皆太初正歷後追改當時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又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劉氏汝曰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據此足明記事

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耳是秦亦未嘗不改時月也周正改月並改時無可疑者顧時月俱時王所改不曰王春正月而加春于王者蓋行夏時之志寓焉矣正者王事之始春者天道之始王所爲者冠之以王天所爲者冠之以春三正迭用惟夏得天欲王者上奉天時必以得天爲正蓋春秋爲尊王而作故以王法正天下春秋爲萬世而作故以天道正王道也

周冕

禮器聶氏崇義曰漢禮器制度冕制皆長六寸廣八寸圖天子以下皆同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蓋隨代變易不同司馬彪輿服志云冕前圓後方王白玉珠諸侯青大夫黑又云冕者俛也後高前下有俯俛之形因名焉又云紐綴于冕兩旁垂之與武旁孔相當以笄貴之又以紘一條先屬于左邊笄上以一頭遶于頤下于右邊笄上遶之又陳氏祥道曰漢叔道冕制版廣八寸而長倍之板質而麻飾之上元爲延下朱爲裏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五采玉則朱白蒼黃元也玉十二每玉間以寸裘冕十二旒旒十二玉康成謂裘冕無旒誤天子裘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旒皆十二玉諸侯大夫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

希冕四旒元冕三旒玉藻旒數

鄭聲

禮記義疏 樂記 宮濁羽清宮大羽小清之至則愈微渺可愛孔子所謂鄭聲淫季札所謂其細已甚卒羽音多即此所謂比于慢也若衛則季札稱其憂而不困自必差勝于鄭而詩小序摘衛采唐一詩以實桑間鄭又謂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合桑間于濮上嘗攷路史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桑林孔疏亦云桑林之間是桑間桀樂濮上紂樂其爲亡國之音坦然明白

史

周官義疏 宗伯序官 王氏詳說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而以太史內史當之非也內史掌八柄以詔王治執國法國令以攷政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君舉之大者皆具於是矣其他策命諸侯卿大夫制祿出掌賜亦事之不可不籍者則記事者宜內史外史掌書外令書史於四方之令又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則記言者宜外史惟太史職則絕無可附於記事記言者蓋太史稽天道內史外史記王之言動王之言動宜奉若天道故太史爲史官之長而內史外史左右於王稱名之義宜取於此

侍于君子

儀禮義疏 士相見禮 鄉飲射禮皆有先生君子之文注以先生爲致仕者蓋依書傳大夫致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教

鄉閭子弟謂之鄉先生而言也以君子爲有大德行不仕者蓋依曲禮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而言也此經前有侍坐君子之文注云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以其不別言異爵故知異爵者亦以君子該之也此言先生又言異爵故先生之注與鄉飲射禮同若然則侍坐於先生者禮當與上之君子同君子之請見者禮當與此之先生同矣此篇之禮大抵主與辯貴賤獨此二文可以見古人尊德樂道之誠絕不以名位爵秩爲拘故孟子以德爲達尊古今之通義也

邦君之妻

禮記義疏曲禮下　妻者齊也敵體之義天子六宮惟后與君齊德諸侯三宮惟夫人與君齊德故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孟子述初命曰毋以妾爲妻是左右媵卽不得有妻名況女御乎周禮女御不言數鄭注以昏義之八十一御妻實之不知昏禮御妻妻字乃御女之譌文而八十一之數亦遞以三倍加之非確也且鄭注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是夏制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是周制取其數相應豈周公特設此制誇周女寵之盛與夏多士相配耶況周禮惟九嬪言九世婦女御不言數鄭何所據而以八十一妻爲周制乎蓋此經文義謂天子有后夫人嬪婦諸侯有夫人世婦以備內官名分甚嚴天子惟后爲妻公侯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夫人爲妻餘皆妾耳非謂天子世婦嬪之下又有八十一妻公侯夫人之下又有三婦九妻也　諸侯之夫人必命於天子子男之妻則命爲世婦然于其國統曰夫人優之也猶諸侯於國皆曰君死皆曰公也孔謂夫人之姪娣稱世婦何據乎至謂二媵及娣姪六人爲妻尤繆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可稱此六人皆曰夫人乎何以二媵之姪娣皆曰夫人而適夫人娣姪稱世婦乎蓋孔亦知諸侯一娶九女天子不過十二女而必附鄭氏八十一御妻之說謂諸侯六御妻也夫天子諸侯之降殺如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一殺七十五御妻何說耶又案論語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則此自稱於諸侯亦必擯使將命之辭非必與他國君口稱必以相饗實之亦泥公侯之妻命爲夫人見天子則自稱老婦伯子男妻命爲世婦見天子則自稱婢子禮之等也鄭氏以體敵嫌其當又從御妻妻字生義豈有御女而與君體敵者

禮記義疏　昏義　九嬪世婦女御周禮雖設其職未嘗實其人自漢儒之昏義始列之爲數鄭康成注小星詩及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孔穎達俱從而附會之謂御見之法各帥其屬使九九相與從於王所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此則注疏之背繆也春秋之禮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而亂及于三古漢唐之禮失而附會六經其不足信決矣

春秋傳說彙纂　襄四年春秋正名定分而于嫡庶尤嚴妾母見于經者成風敬嬴定姒齊歸薨稱夫人葬稱小君與正嫡無異皆所以明其失禮也

不學詩無以言

周官義疏大司樂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毋吠穆叔曰小國爲蠆大國省穡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正應和曰類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之類是也諷者微吟誦者朗讀此二者亦與肄業時之諷誦異如雍門子微吟春秋傳公使歌之遂頌之是也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答人之意也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于六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同此一詩分而用之即可興可道可諷可誦可言可語非謂樂之語本有此六類也

改火

禮記義疏禮運　五行之中各有五行如木榆柳青是木中之木棗杏赤是木中之火桑柘黃是木中之土柞楢白是木中之金槐檀黑是木中之水故四時取火異用

微子去之

書經傳說彙纂　蔡傳別引左氏一段以見微子之去當在

武王克商之後耳而王氏樵力辯面縛銜璧之說爲非其言亦反覆當時情事而斷之以理蓋左氏浮夸或有未盡實者而史遷特以爲據焉耳今因王氏可存並附著之

王氏樵曰僖六年左氏面縛銜璧之說傳之譌也不知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迎胡得有面縛銜璧之事乎面縛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以經考之武王克商即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豈於微子而獨遺之耶若初克商時即得微子武王必有以處之必見於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遯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初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叛誅而微子受封於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寧有抱器自歸之理乎史記言克商時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者亦謬也

禮記義疏曲禮下朱子綱目于死諫者例書嘗子之以洩冶爲有罪而書殺非春秋之旨微子懿親無可去之道其去以存宗祀不可據以爲三諫而去正法也

亞飯三飯

周官義疏膳夫王食必以樂侑者聞和聲則心億而氣行也遇變而不舉又所以使王惕然于天時人事而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也　陳氏暘謂大司樂職王大

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恆食無鐘鼓非也惟大食之鐘鼓大司樂令奏故特著之下經以樂徹于造正朝夕恆食也既以樂侑則有鐘鼓可知不言令者以常事略之耳或以其事相因則宜膳夫令之如大祝之來瞽令皐舞或食上樂人自奏鐘鼓而舉樂如進饑進羞工乃升歌　論語疏天子諸侯每食作樂樂章樂師各異案左傳向魋之亂宋公欲召向巢聞鐘聲曰夫子將食則國君以上可知

魯公

禮記義疏　明堂位　成王元年丁酉周公位冢宰總百官管蔡流言秋公出居東武庚入于衛以叛二年王師臨衛攻殷



殷大震潰武庚入于邶管叔自經卒奄徐淮夷皆入于邶以叛秋王迎公歸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遷殷民于衛遂伐奄及蒲姑冬滅蒲姑四年封太公于齊封康叔于衛秋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以奄地封伯禽爲魯侯公羊子曰封伯禽以爲周公也六年命太公康叔爲方伯分監東諸侯七年周公復政于王二月王如豐三月命召公如洛度邑命周公如洛告多士于成周作多士遂營東都作召誥洛誥秋王如東都大朝諸侯于明堂冬烝祭于明堂命周公留後于洛王歸十年公自東都歸居于豐二十一年周公薨于豐徧攷逸書竹書書大傳史漢年次并然而後儒妄以意爲

說或改其年或亂其事使人迷目故合而論之葢魯地
即奄地必奄滅而後魯可封故凡謂周公封魯在武王
時魯公之國在成王元年皆妄也又曾于問左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殷虛考竹書
成王二年奄從武庚叛四年王師入奄五年王在奄遷
其君于蒲姑是封伯禽當在此時魯頌王曰叔父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公羊傳所謂周公拜于前魯公拜于後
是也漢律歷志謂元年封伯禽非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書經傳說彙纂 泰誓中 陳氏櫟曰

民之責望于周更爲親切蔡傳所以不從注疏也
百姓有過不過如萬方有罪耳蔡傳曰過責也葢百姓
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能拯己于水火之中
也

## 權量

禮記義疏 月令 左傳異義云北魏及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
北周及隋斗稱于古三而爲一又唐六典內外官司皆
因隋制大史大常大醫用古制故當時有大斗小斗大
兩小兩之名歐公集古錄得漢銅甬銘曰容十斗重四
十斤以今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是斗則三而餘斤則
三而不足又王莽布長二寸五分今一寸六分有奇廣
一寸今六分半是後之大于古量爲最權又次之度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次之又沈括云秦漢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二斤當今十三兩是宋之權量大于唐元史云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斛又大于宋

又曲禮上荀子曰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概之王肅注家語曰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夫五量終于斛而鼓又十二之則量器中鼓爲大

周官義疏此當通古今度量實計之槀氏之鬴深尺方尺容六斗四升今量法方尺深尺容四斗古尺于今爲六寸二分半以此折算古一石今一斗五升二合有奇古一斛今九升七合七勺弱以今量計中年日食米一升上年一升三合下年六合有奇如不及此卽苦飢古



今人情不相遠王氏應電謂之穀減半爲米中年日米三升如此則以今量較之不及半升誤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孟子

移民移粟

周官義疏大司徒周官救荒之本惟在五黨相賙及令移民通財使士師掌之而耕九餘三家有蓋藏又相賙與通財之本也　古者耕九餘三雖遇歲祲中家皆可自保其餘貧民則發縣都之委積兼令通財而官爲之責其償可矣其遇大荒則移民以就粟蓋中原之地多不通川雖有粟而難移其通川之地則移粟不待言矣大札移民則遷其未染時疾者以避地氣之惡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

周官義疏 春秋非時而萬民有斬木者以其有倉卒之
山虞 急需故也蓋死喪棺槨大水隄堰之類故于禁外稍寬
之禁內則不得而入也苟無急需則春秋固無斬木之
事 閭師不樹者無槨則宅舍無棄地此職竊木有刑
罰則山野無耗材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畜積足恃
皆此類也

五畝之宅

禮記義疏 王制 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二語曲盡居民之道蓋
邑即今之村落必因地之勢之環曲高平寬廣者爲之
地勢小則邑小而民居少地勢大則邑大而民居多故



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一舉其至小一舉其至大而
或數十室或數百室無定可知矣孟子所謂五畝之宅
大約在此邑中去田亦不甚遠故牆下之桑匹婦蠶之
而農事之殷則亦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也就邑視田則
謂之出就田視邑則謂之入耳若所謂中田有廬則在
五畝之宅之外即田畔處稍苫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
雨故曰廬明非宅也曰疆場明不在公田中也曰有瓜
明不可植桑也此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之地迥別
惟耕夫在焉故婦女自邑來饁也穀梁謂民居在公田
中則據詩中田有廬爲說鄭賈謂五畝之宅皆在都城
中則據周禮以廛里任國中之地爲說班趙合之則以

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應各得二畝半知都城亦二畝半爲說而不知皆非也若如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則惟商助有公田耳夏貢無公田民無居乎如鄭氏謂五畝之宅皆在都城則天子都城方十二里大國都城方九里次國方三里小國方一里舉一國之民入處於此何以容之如班趙謂都城及野各半則周參用貢助國中使自賦者宅止二畝半乎且自國中至近郊五十里遠郊一百里更遠而邦甸二百里家稍三百里皆民田所在都城相去遠數百里近亦數十里當春夏之交蠶事正急農事方殷若婦隨在田則廢蠶功婦蚕邑治蠶則農自執爨若使婦在邑治蠶且餉則豈有隔數十百里而能饋餉者且冬皆入國中則近郊遠郊以及甸稍數百里無一縷煙人迹乎故知邑之必與地相得民居之必與邑相得則知凡民所聚居皆謂之邑而所授之田卽與其邑之居相近斷不可如鄭賈以邑專指君之都城知十室千室皆可謂之邑斷不可如何之以邑必八十戶熊之以邑必三十二家爲定知制祿皆起於公田之百畝而倍之三之四之十之則斷無以二十畝爲廬舍而下士八十畝不得比農夫之百畝若以別井割補則是分田定而制祿正不定也先儒惟季氏國中之廛市廛也農民之宅鄉里也二語辨析甚明古如是今亦如是山川沮澤之地隨地皆有邑居而度地居民之

法瞭然分田制祿之法亦瞭然矣

禮記義疏 檀弓下鄭注以慮居爲賣宅舍未是古者五畝之宅受之于君非己所得賣也

匹婦蠶之

周官義疏 鄭長 古者王宮之政令內宰治之民家之女功鄭長稽之上下男女各警其職而事無不舉敎無不行也

稅斂

周官義疏 小司徒 凡稅斂之事如納徵之期收掌之人廩藏之所委輸存貯之數皆是也上經會卒伍而令貢賦者征役有煩簡貢賦有乘除也此經制井牧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者粟米車徒出于井地貢賦之本法也地邑有



衝僻收穫有早晚道路輸將有遠近則稅斂之事必隨地而制其宜也小司徒專掌六鄉而所載乃井邑邱甸縣都之制者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大司徒職具之矣故獨載井法以示內而六鄉外而六遂以及都邑名雖各異其地法則皆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積累而區分之也任土比民之法錯見諸職載邦國封疆都鄙室數次及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小司徒職載井邑邱甸縣都田稅兵賦之法遂人職載溝洫之法其授田則大司徒職載不易一易再易之田所受多寡之數小司徒職載上地中地下地之人所任多寡之數皆各舉其一彼此互見也

又太府　鄭氏以賦爲口率出泉若既取其丁泉而又征其地稅者後人駮之者頗多然謂九賦出于九職九職輸爲九賦而直合而一之也則亦率矣大府職既言九賦以待九式而又言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司會職既言九賦令田野之財用而又言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載師任地閭師任民皆兩兩相對言之其爲兩項甚明蓋太宰之九職其法通乎畿內幷及四國者也閭師之八貢其征止于國中及四郊者也其國中四郊之地載師之所任者已列于九賦矣而此外之民有不與于任地之數者則閭師以任力之法任之居山居澤另作其財若工若商若牧各攻其業于載師宅士賈官牛牧賞田之外別民而任之農于載師場圃之外別民而任之圃嬪婦受絲枲而化治之凡其所貢則專以供上故曰以充府庫如是則載師之賦固不及之而九賦之貢自與賦別也　太宰九職總民之所有事者而統言之也閭師貢止有八分山與澤爲二而臣妾閒民不與焉然無職者出夫布則閒民亦有貢矣故大府內府司會皆曰九功如云九貢則無以別于邦國之貢如云九職之貢則嫌幷臣妾而征之也

又角人　賦者田稅也山澤之農本當有賦若有齒角骨物入于官卽以代田賦而不復徵其粟米然民間或此有彼無或此多彼寡齒角骨物不足數則計其所當之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數而仍以粟米足之所謂政令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

周官義疏　地官序官　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士地人民皆隸于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教之大旨無非作其忠敬之心親遜之誼而其所以教者卽散著祭祀喪紀婚冠飲酒與夫頒職事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之內故詳攷州長至比長職事乃知地官所掌無一事之非教所以能胥天下之人而教之也

禮記義疏　樂記　陳說本周禮經文以斷術之爲州其說可據至術之作遂于古雖有明徵而遂之有序于經實無可考自孔氏言之則竟以黨屬之遂矣是當並以疑存之

陳氏澔曰術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當作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

鄭康成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黨屬于鄉遂在遠郊之外

孔疏云此云術周禮作遂者此記與黨連文故知術當爲遂以聲相近而錯誤也書傳說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故此注云歸教于閭里其比與隣近止五家而已不必皆有學鄭注州長職云序周黨之學則黨學曰序此云黨曰庠者鄉學曰庠故鄉飲酒之義云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州學曰序此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

周官義疏 閭胥 二十五家人民寡孝友睦婣有學者未易數



親也故書其敬敏任卹者比耦而耕同井相友則敬敏任卹者迹可驗矣 所書不獨秀民農夫而有此即可備異日閭胥之選 閭胥所書僅二十五家之民故學行兼而後錄黨小而必登族師所書乃百家之民故學行兼而後錄黨正以上則德行道藝皆全矣其進每上其選每精六行不言敬敏而此言之者敬則小心敏則强力二者善雖小而可望成德

叉司徒序官 先王之世所以教閭閻之秀民則有家塾黨庠州序之師教王世子王子國子則有師氏保氏而叉合之于成均法無不備矣此外農工商賈下逮隸圉有一人之不教則聖人之心惻然有隱而于政教必有所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然惟學士始可責以六德六行六藝之備至于平民少習閭塾之教則循理奉法爲善去惡其實事卽在政役弛舍發徵期會農桑衣食遊居作息之間故別立司諫司救之官巡問而觀察之糾德正行考藝辨能以勸其從誅惡警過三讓三罰以懲其違所以德教蒸于四海而可致刑措也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周官義疏 太府 九式喪荒並列而大府無待凶荒者蓋耕九餘三則民間固有蓋藏矣至于臨時之補救則地官遺人職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凡事有定式然後大府可先期而頒財凶荒則大小久暫無常鄉師司救巡問

觀察以王命施惠不待奏請有司隨時給散事畢而入其要于司會故大府須財不列耳

俑

周官義疏 冢人 孔子謂爲芻靈者善此象人當卽芻靈疏謂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是直以周公爲作俑者也悖矣

簫

周官義疏 宗伯序官 舞者右手秉翟左手止能開閉三孔故簫特節舞之小器耳若律呂之本始于黃鐘有黃鐘則十二律以次相生一齊俱有王氏安石乃謂簫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以生律呂不亦僨乎

作之君作之師

禮記義疏 學記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大君者天下之師
邦君者一國之師下至黨正族師其爲民長者亦無非
師故必能爲師然後能爲長爲君

巡守

禮記義疏 王制 夏殷巡守之年諸書無考鄭氏不知何據而
孔氏又從而爲之詞孔疏夏與殷當六年一巡守
周官義疏 大行人 巡守殷國因巡守而即以殷國也殷國即殷
同殷同之禮因巡守而舉者此經是也有特舉于王國
或侯國者則朝覲之盛禮閱數歲一行之職方氏先言
巡守而下言王殷國亦如之可見其爲二事不必在巡



守之年矣鄭氏謂王不巡守乃殷國疑未必然詳見上
文 小行人天子省方所以清問萬民之利害也知其
利害然後可聚所欲去所惡而諸侯之功罪以是爲準
虞書及王制所列巡守黜陟之大政無出此五書之外
者惟札喪凶荒出于時變而其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辨
矣至厄貧則萬民之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者
皆所以定諸侯之功罪也 小行人使通四方無國不
到所以寶察諸侯之治狀也首協九儀賓客之禮行人
出王畿即當達所經道路之節故達六節次之禮以朝
享爲重故成六瑞合幣次之凡行人過賓之國有吉凶
事故必加禮焉以示王與天下同其憂樂故令賻補以

下五事次之王巡守將施加地進律及削黜流討諸大政故以萬民之利害以下五書終焉王雖巡守未能徧至羣侯之國故使小行人每國別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聖人制法凡事必既其實而不徒以其名所以能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又掌客 羣儒多不用注義謂王至方嶽而合諸侯主國始共具蓋以涂所經過令百官百牲皆具疑太煩擾耳不知王巡守而過諸侯之國都自當舍其祖廟即經其四鄙惟帷宮旌幕王官可自具耳飧牽委積不以令守國者將焉取之且名曰百牲然牛羊豕而下亦不過魚腊乘禽及陸產水物合之爲百品耳周語鄰使過賓百官各以物至況王巡守君親監之百官尚有不各共其職事者乎凡此類乃好以私意小知妄立異說而不求之事理之實也

又秋官序官 小行人辨五物各爲一書以反命于王則巡觀侯國而究察之明矣而復設掌交以巡邦國何也掌交積日累月以得其禮俗政事利害順逆儀讋苦樂悖逆和親之跡然後小行人之出可周咨詢度按實而別其類也小行人四人二人晉治官中事當巡行之歲二人分出所至之國淹留不過旬日非平日具得其事跡安能倉卒而立定乎

禮記義疏 禮運 天子巡守所經之國諸侯待于境故舍其祖

廟若至方嶽則居有常所不必舍其祖廟矣禮籍凡巡守所當考正者皆是先儒專指諸侯之廟諱太拘

又王制　十一月北巡狩傳言周雖改正巡狩烝享皆自夏焉則周亦以夏正子月北巡狩矣而孔子贊易于復言后不省方何耶豈周之巡守自以周正故子月不出而傳者妄與

省耕斂

周官義疏　邦中近郊之祀典大宗伯攝之故郊以外之侯壤使肆師攝如王親之所以急民病也葢至周而禮儀大備扈衛繁殷乘輿數出非所以靖民故自四郊四望四類諸大祀外王皆不出鄉師遂師歲時巡國及野



以賙藭阨視稼穡則省耕省斂補助之政亦寄焉

又田僕　以鄙省耕斂也葢以鄉遂爲限

補助

周官義疏　鄉師　以王命施惠者其職代王巡行見民藭阨即以王命發倉廩出泉布而無所壅遏不待奏請報可此聖人慮事之詳憂民之切也　歲時有天患民病司救所巡自國中及郊野則此職之野亦兼六遂葢鄉遂皆切近王都其民治必分掌之而後能詳至于藭阨則並以屬地官之攷以示其不異于鄉也自稍以往地域廣遠非王官所能徧都家之長自當震動恪慕而時式以求民瘼矣

又遺人　民之囏阨無地無之郊里野鄙宜同此法而無見焉以歲時巡國及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鄉師之職已詳也鄉師曰萬民據所巡而見其無不徧也此職曰民據囏阨之當恤者葢囏阨與凶荒異或以喪疾事故而致非衆所公共故第目其人

又調人　鄭氏鍔謂鄉師及此職皆以王命施惠欲恩歸于王非聖人制法意也葢列其職曰以王命施惠則遇囏阨者立可振救無奏請期報之難而在有司不得沮格耳　先王之於侯國雖使方伯連帥遞相監臨然必時邁其邦以震之所以使之震動恪恭而不忘其所守也其于萬民雖使有地治者遞相督教然必使司諫司救巡問而觀察之所以使之謹畏懲艾而職思其居也

又旅師　興師興發補不足之興興其積謂發粟也民之不足者等差不同視其分數而頒之則平矣以質劑者將于秋斂之故應有券也施其惠者甚貧之民不責以償也散其利者能償之民則春頒而秋斂也均其政令者頒斂不偏少亦不偏先偏後

師行而糧食

周官義疏太宰　古之師行未有用饋餉者齊桓東伐主魯西伐主衛傳曰師出于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當時所過雖以爲苦而齊師歲出力常沛乎有餘實由于此若王師之出則山澤閒田之所入方伯連帥之所共其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待必有素矣

又土均 軍旅不常用故太宰無式而遺人委人皆不言以待軍旅若起軍旅則以平時所積者共之郎祭祀賓客之需亦可均配移用 野委謂軍行止宿薪芻露積于外有守者故共其兵器周語云囿有林池野囿財用謂囿中竹木蒲葦魚鼈之財亦以給軍行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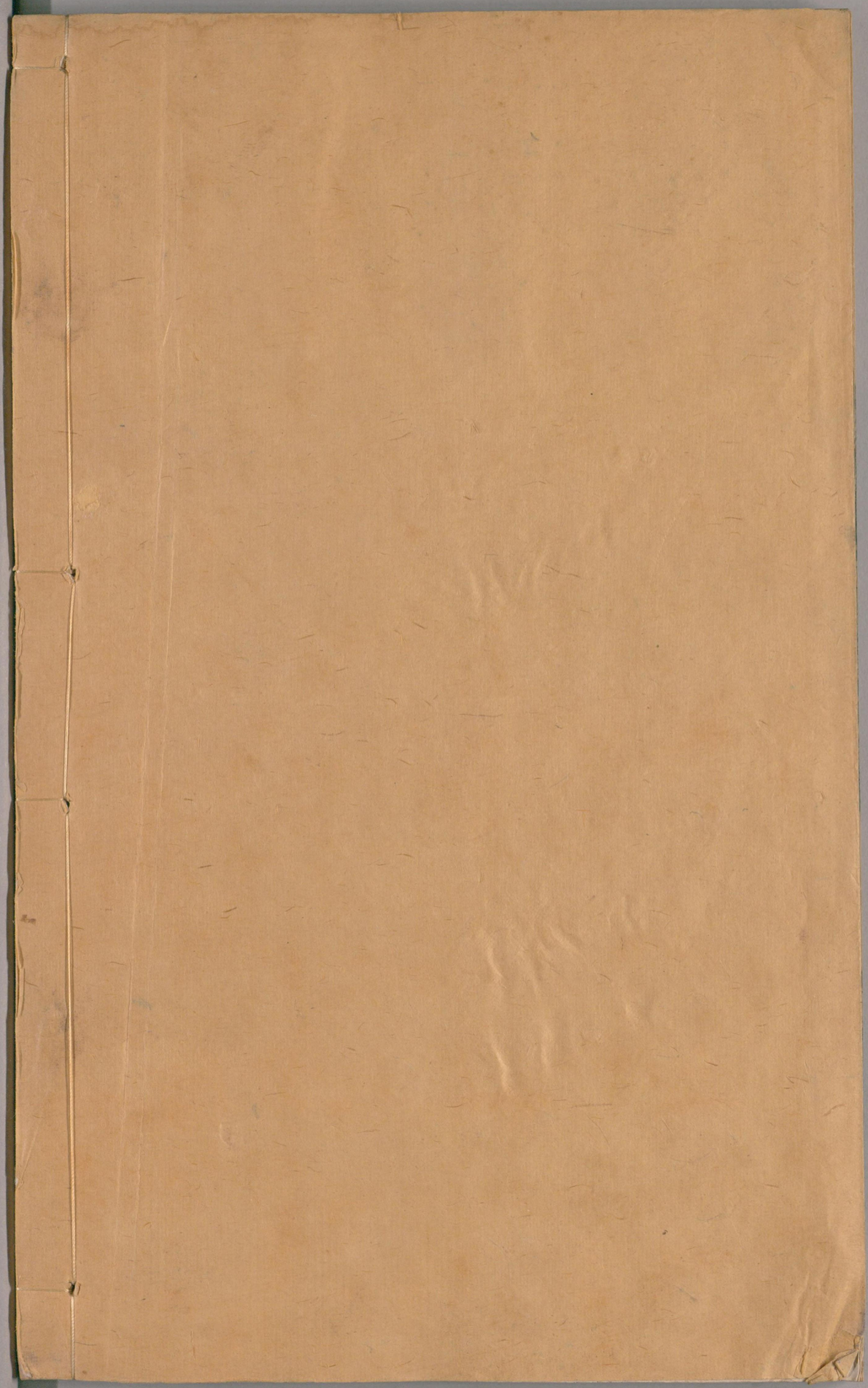
又廩人 古者師行無饋餉所謂治糧與食者令道所經有司共之倉人職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是也委積隨在有之而治其糧者廬宿候館雖有飲食以待賓旅亦有不時之需故師行必載糒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CL.
NO. 3476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